

鲁迅精神及其当代传承

杨扬

几乎每隔数年,我们都会隆重集会,纪念鲁迅先生,像面对所有尊敬的长辈那样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思念。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又一次向鲁迅先生,表达敬意,诉说这些年来自己的所思所想。

鲁迅先生诞生在20世纪中国是一个文化奇迹。此前没有这样的人,此后也很少有了,他的同时代人中,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他们与他们并肩协作,创造了中国新文学的辉煌业绩。但他与他们又不同,鲁迅先生没有像他的很多文坛朋友那样见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经历此后的风云岁月。但他55岁的生命历程,在中国文学领域铸就了最坚强灿烂的文学坐标。如果说其他先生们在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长河中像激流,像浪花,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经历无比曲折、无比精彩、无比丰富,那么,鲁迅先生更像是激流险滩中的中流砥柱。他坚强有力,无所畏惧,面对狂风恶浪,从不退缩。他像高山峡谷,引导着中国文学的大江大河,千转百回,流向大海;他像星辰,给那些至暗时刻寻求援助的广大读者以信心和希望,他像大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他的写作,深沉博大,有一种超越文字之上的力量和温暖。他是作家,是文人,是创造中国现代文学新形式的圣手,但人们喜欢称他为“大先生”。所谓大者,“得其大者而兼其小”。他有巨大的胸怀。早年“走异路,逃异地”,脱离了江南小镇的狭小天地,告别了“读书应举”的传统道路,赴金陵求学,后东渡日本学医。一路走来,他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人生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他遇到了章太炎、藤野先生这样的精神导师,结交了许寿裳这样志同道合的同学,回国后,他加入《新青年》阵营,发表《狂人日记》,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由此在文学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鲁迅是文学家,但他不是吟风弄月的文学家,也不是谋求高雅地位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来改良社会的文学践行者。他说自己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对病态社会的批判毫不留情,尽显文学家的敏感和现代眼光。像《狂人日记》中对狂人变态心理的描写,像《祝福》中对祥林嫂经历了巨大的人生变故后的神态的捕捉,像《故乡》中对少年闰土和成年闰土的对照,像《孔乙己》中对跌入社会底层的读书人的同情和悲哀,这些文学上的探索都显示出鲁迅在社会批判上的自觉意识。它不仅构成了中国新文学最强大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亮点,也大大提升了新文学的文化品格和社会影响。在鲁迅作品的影响下,小说不再是“唯

虫小技”,人们也不再把“小说”当作“闲书”,而是视为人生的教科书,是“为人生”的文学,是“经国之大业”,值得人们花费毕生精力去从事的伟大事业。

我们无法想象,在那个风雨飘摇、万马齐喑的旧中国,竟会横空出世,诞生像鲁迅这样举世无双、影响深远的文化巨匠。这是令很多人赞叹不已的现代文化奇观,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中最值得骄傲的地方。1937年10月,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公学发表演讲,他将鲁迅与孔子相比拟,称颂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看得远,看得真”,有政治上的远见、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称颂鲁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这三大特点构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精神”。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鲁迅,将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有关“鲁迅精神”和“鲁迅方向”的提法,几乎成为评价鲁迅的定论,影响着此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多次引用鲁迅的话,并赞同“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提法。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茅盾等当年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文学巨匠,在纪念鲁迅的各种会议上,都强调“鲁迅方向”的重要性,从各方面阐释和丰富“鲁迅精神”,不断赋予“鲁迅精神”“鲁迅方向”以时代内涵。1981年9月,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周扬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讲话。他强调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是大变革时代产生出来的,是革命斗争造就出来的。”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代,鲁迅的名字又一次被人们呼唤,大家不约而同地将重读鲁迅与思考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问题紧紧地联系起来。

鲁迅的话题,总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想内容。1980年,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筹备大会上,中央负责同志在胡乔木同志提出的一个至今仍然值得人们不断思考的问题。在《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纪念鲁迅》的讲话中,他认为纪念鲁迅构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现象,我们时常怀念鲁迅,不断强调鲁迅

精神,但我们拿出来研究成果是否能与鲁迅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地位相匹配呢?他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希望鲁迅研究的视野更开阔一点,研究的方法更科学严谨一些,不要把鲁迅与时代割裂,不要把鲁迅与同时代人割裂,不要把鲁迅的文学事业视为到鲁迅为止就终止了。他认为鲁迅留下了许多难以企及的成就,但“所谓难以企及,不是说不能企及,也不是说可以逾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就要得到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鲁迅自己就不这样看。”事实上,在学习、研究鲁迅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诞生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以上海为例,1980年代出版的赵景深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旁证》,丰富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材料,从而在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小说史研究推进了一步。王元化先生对鲁迅的思考,贯穿了他晚年的思想,他发表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鲁迅与太炎》《再谈鲁迅与太炎》《鲁迅与周作人》《鲁迅的曲折历程》等,从思想史、文学史角度,梳理了鲁迅思想的来源,包含了很多理论新见。钱谷融先生在《谈〈伤逝〉》中,对鲁迅小说《伤逝》的文本解读,有新的体会和感受。《收获》杂志发表冯骥才、章培恒先生围绕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而展开的辩驳文章,激发新世纪文学爱好者对鲁迅的反传统态度重新评价。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新世纪以来展演过不少鲁迅作品改编的舞台剧,如肢体剧《铸剑》和波兰导演帕帕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狂人日记》。在语文教学上,鲁迅作品始终伴随着中国的语文教育,尽管选录鲁迅作品多少问题,曾在语文教育领域引发讨论,但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来说,鲁迅的名字并不陌生。

鲁迅先生批判过“国民性”,但这种批判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而是思想上的扬弃和自我更新。他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始终充满自信,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始终抱有热忱。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等文章中,鲁迅不仅对中国人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予以礼赞,更对“中国脊梁”充满自信 and 希望。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文化建设中鲁迅精神和鲁迅传统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到鲁迅纪念馆参观访问,担任总书记后,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和多种重要会议的讲话中,经常引用鲁迅的作品。最近这些年,对鲁迅等现代作家的宣传,较之以往有所加强,特别是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入选数量,有了保证。因此,在今天这个海量信息四处漫溢的世界里,鲁迅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反,我们因为接近鲁迅而感到精神充实,因为阅读鲁迅而感到文学的有力。

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我们有很多话想跟鲁迅先生说,有很多感触,想跟鲁迅先生交流。我想这应该就是鲁迅的精神魅力所在吧。

情意绵长

丁惠忠

那一刻,我的眼泪簌簌而下。

写这小文时,我又联想到人间真情的另一种谢幕。

王永海,艺名王秋颖,17岁从天津回到东北,第一次登上话剧舞台是在《晴天下》中。此后王秋颖在《日出》演李石清、《边外村》演耿五老爷子、《齐晋鬼》饰阿巴公等众多舞台形象。他还在影片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兵临城下》中的胡高参、《花好月圆》中的范登高、《内当家》中的老地主等,成功塑造了大量的银幕形象,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王秋颖在59岁时,患肝癌医治无效离世。这位在《甲午风云》中饰演李鸿章的王秋颖,临终前向亲属表示想见老搭档《甲午风云》中饰演邓世昌的李默然一面。

在南方拍戏的李默然,接到消息后立即放下工作,乘飞机赶赴沈阳医院。医务人员不认识李默然,也因王秋颖病危,拒绝他进病房探视,双方遂起争执。李默然激动了,操一口大嗓音,标准的职业性舞台角色腔。

此时此刻,倏忽听得病房里的王秋颖问道:“二堂何人喧哗!”

李默然闻声,一把推开医务人员闯进病房,将衣袖左右拂扫,趋步上前,单腿打千,拜见中堂大人!”

弥留之际的王秋颖,泪流不止,紧紧攥住李默然的手,一忽儿,手一松,溘然长逝。这是我最感动人心的一场离别,友情无价!

李默然也已离去近九年了,但他与王秋颖兄弟般情谊几十年流传至今。

我想在时间的洪流中,经得住又淘洗又沉淀,沉湎于那一份情意绵长一世为人精髓的,往往也就是真情两字。

半卷闲书

杨福成

世事多变,江湖易老,在一天的逝去中,你怎么也得闲下一会儿,与闲书相伴。

“一方庭院深幽处,半卷闲书一壶茶”,这是多少文人骚客的理想境界,可是,当很多人拥有了深幽庭院的时候,就从内心里再也不屑于读书了。

富有和读书之间,是个不等号。就是因为这个两横一斜杠的不等号,扭曲了不知多少人的灵魂。

心躁则暗,心静则明。

书是一只不用水和浆的船,它愿意将每个人从暗里载往明处,就看你是否能够静下心来,剔除浮躁。

时光行走,因为书,扰而不喧。在这个除了容易发胖外,都不容易的社会里,弄半卷闲书读读,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儿。

另外,读闲书,还有个意想不到的功用,那就是可以抵达天真。

不信你看,抱半卷闲书,往沙发,往墙角,往河边一躺,那姿势,像个憨憨的猫咪一样,多好玩啊!



篆刻:王英鹏

水地西瓜

张全友

有年春天,我们家准备种植五亩水地瓜。所谓“水地瓜”,就是把西瓜地选在浇水方便的地块,这样做,无非是天旱时候方便给西瓜苗儿灌水抗旱的。

还真是被我们猜中了,这一年,是我们这里近年来最干旱的一年,盛夏的中午,天都看起来快要冒火了。

早上我踩着干裂的马路去瓜地,脚下土尘一尺一尺地往上。我吞一口矿泉水,润着干渴的嗓子,旁边的水渠正在哗啦啦地给地里的西瓜苗儿浇水。已是八月初,再过十几天,就是中秋节。我们这地方,每年中秋节,家家户户都必须买几颗西瓜赏月。所以,我们种这些西瓜,就是为了人们能买到又圆又大又好吃的西瓜回来过中秋。那时候西瓜的价钱,也是最好的。

水地西瓜果然长得好,最小的也有七八斤,大个儿的,竟然有20多斤。到了出售的时候,我们把顶好的让接西瓜的贩子们买走了,地里剩下的,也都特别好特别甜,只是个儿稍稍没有他们拉走的大点。这时候,我们就自己租个三轮车,每天不多拉,就是大半车的样子,去到附近的煤矿和集镇上卖,每天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

农村的作物种植西瓜,就算是经济作物了,每亩西瓜地,至少也能卖到2000元,五亩就是个1万元。那几年的1万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每天起早贪黑去地里,汗流浹背下装好这些西瓜,虽说是一身的汗水,但心里面比西瓜瓤儿都甜啊。

把绝大部分西瓜卖掉,我们再给自己家留下一些,就等着过中秋节了。我们买回月饼、葡萄、苹果之类。和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我们对未来美好的祈愿,都寄托在过节的心境中。

中秋节之夜,那是多么祥和安宁的时,偌大的院落,中央端放着一个方桌,桌腿不高,仅尺余,桌面一米见方,上边摆放好一个搪瓷大圆盘,把月饼、葡萄、苹果之类都放上去。接下来,就是剥西瓜了。我们的愿望每年都有变化,剥西瓜的主题,自然也有了不同的变化。比如这年,我们想翻新一下这个院儿的西屋,就在西瓜上剥一间房屋的模样,有飞檐斗拱,有门窗瓦沟……管他实现与否,我们先把自己愿望剥到了瓜皮之上,再剥出好看的花芽,簇拥着,心里也是多么的坦然。

水地西瓜,就这样不仅承载着我们一家的愿望,所有买走它们的人们,都会在它黝黑瓦亮的瓜皮上剥下各自美好的愿望啊!

月儿冉冉地升起来了!好远好远啊!也好圆好圆!像个单纯的美俊的姑娘的脸庞,更像那些一个夏天都努力疯长得圆圆的西瓜。它俯视着我们,我们仰望着它。它很快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想把自己的西屋修整一下,让它更结实,更好居住……那西瓜上的图案顷刻间就飞起来了,飞到了高高挂在夜空的月儿上……我们猜着,那些所有的买回去西瓜的人,这会儿,也一定仰望着圆圆的月儿发呆。他们的心愿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那些美好愿望都是要剥到西瓜黑黝黝的皮上,要让它来承载他们美好的愿望啊!

華亭風

高允浩书



皓月当空

董永年摄

山西十年九旱,我们选择在水地种植的西瓜,长得确实好。它们以浑圆健硕的姿态,带去所有买下它们的人的寄托,这些瓜来到这世界,真是值得了……

我们由此想到,世界上有多少像这水地西瓜一样努力成长的人,一生奋斗到最后,只是为了承载别人一个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其实,世上所有的事与物,都是相互簇拥着向前而去。我们选择一块水地种下西瓜,它们不负期望地成长为圆硕的瓜,而一个个图案呢,月色与美梦呢。也许,我们未来的国泰民安,都在那些美好的梦想里面了……

花生熟了

周祖斌

一场秋雨一场凉。入秋以后,花生的叶子逐渐变得枯黄,慢慢凋落,又到了花生成熟的季节。

花生因其开花即生果,故称“落花生”,民间也叫“长生果”。花生春种秋收,一粒粒饱满朴实的花生种入土中,在温暖的土壤包容下,一周左右便会扎根发芽,并很快长出绿色小叶,慢慢地它们又开出丛丛小花来。

花生的花很漂亮,杏黄色,好似轻巧的蝴蝶,总是羞涩地隐于簇叶之中。只是花期很短,朝放夕萎,却从花茎中长出一枚紫色的针来,一根顶端带着生仁胚胎的稚嫩而顽强的针,随着子房柄伸向大地母亲的怀抱。花生适应性很强,天干地硬,其耐心等待雨;沙粒石子,它见缝便钻。为了果仁不受细菌侵害,它那膨胀的针尖逐渐发育成带壳的长形果实。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庄稼人的心里,挖花生、吃花生是一件乐事。大人们扛着铁耙一路说笑来到地里,挖起花生禾,扎成捆挑回家。大人小孩搬出簸箕竹筛,一人一只小板凳围坐着,一起摘花生。父亲说花生好不好看禾就知道,果肥粒多的,不必愁,反之则清秀茂盛,因为土壤在结果期供给养分是有限的。

收回家的花生,晾晒干净后装进蛇皮袋里。父母闲下来的时候,会把它们分拣开来,个大饱满的,留一些逢年过节招待客人,其余都拿去出售。个小空瘪的,平时拿来让我们解馋,没有长饱满的花生虽然吃起来香味打了些折扣,但有一种甜味在里边,吃起来也别有风味。

我曾一直以为,最香的零食就是花生。那种过口不忘的香,回味无穷,百吃不厌。小时候过年前,家里总会炒些蚕豆、山芋干和花生,父母往往会把这些样混放在一只大瓦罐里,但我们姐弟几人总是先挑花生吃,瓦罐里最后留下的只是蚕豆和山芋干。

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吃花生,是在上军

校时,只要晚上轮到我和来自苏北洋河镇的一名同学站岗时,他时常约我提前到小卖部买上一瓶二两五的白酒和一包炒花生。我们半夜里坐在学员队前面的花坛上,一边抿着小酒吃着花生,一边聊人生、理想和爱情,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明天。当手指从袋里拨出最后一颗花生时,一瓶小酒也被我们喝完了,两个小时也在不经意间溜走了。

一些名人也钟爱花生。唐代诗人郑愚写过“惟忧碧粉散,尝见绿花生”,唐代诗人张祜也吟唱“杜鹃花发杜娟叫,乌臼花生乌臼啼”,全是表达对花生的喜爱。鲁迅常在夜间写作,花生是他写作时的第一零食。他在《琐记》里写到,平日常得闲,就“照例地吃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国宴上就有一盘“大红袍”,用精选的东北花生炒制,颗颗粒大溜圆。尼克松吃了几颗,根本停不下嘴,而他用筷子又不熟练,结果夹了一颗花生到半途,掉落在西装上,把衣服都弄脏了。

俗话说得好,“常吃花生能养生”,花生享有“长寿果”“植物肉”等美名,被誉为“十大长寿食品”之一。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花生中含有丰富的儿茶素,能起到抗氧化作用。花生还富含能防止人体衰老的赖氨酸,有降低胆固醇,预防肿瘤形成的功效。花生的红衣含有缩短凝血时间的物质,有促进骨髓造血血小板的功能。

花生在世人眼中更是一种吉祥物,人们赋予它吉祥美好的寓意。在新婚床上的被子里和枕头里面,放上花生、桂圆、红枣和栗子,一方面希望早生贵子,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要变着花样生,男孩女孩都要有。“麻房子,红帐子,里头住着白胖子”。关于花生的谜语,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还有那些相伴于岁月的欢乐笑声,也一直刻印在记忆深处。吃花生是需要慢慢品味的,就像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段日子。

年纪上去,我对酒肆、茶馆、团旅、聚会、宵夜之地,一年逊于一年,变得懒得跑了。但有一个地方必须要在场。倒不是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暂别相送,也非杜牧“蜡炬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的友人赠别,而是人间真情谢幕的最后离场,是活着的人对走向厚土亡灵的一次回望和致敬。

姨妈90岁离世,寿至福海,也算是喜丧。大殓之日,瘫痪在床十多年的姨姐夫,哼哼唧唧道不完一句圈话,然而家人都懂得他要出去。一俟出门,姨姐夫安静了,双眼濡湿,辗转数十公里被推进了灵堂。

我在吊唁的人群中,盯住姨姐夫的轮椅被缓缓移到姨夫的灵柩前,他的身体像线团倦倦躺着,由几条棉纱软绳捆绑于轮椅上,上面罩一匹白色孝布,似一幅写满了至亲至情的挽联,叩别岳母大人,亲情无畏!

我所向往的美好,不是有多少钱,也不是有多大的房子,而是有点空闲,可以随便往沙发,往墙角,往河边一躺,惬意地读半卷闲书。

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偶尔到朋友亲戚家做客,看到的多是豪华的装修,高档的家具,却很难见到一本书。

就连儿时常看的小画册,随处可见的《读者》、传统的《红楼梦》都没有。

读书,尤其是读闲书,看似没有什么作用,但久而久之,它会给人一条无形的线,这条线的一头将人性的堕落勒住,另一头则指引着人性的升华。

因为有了这条线,人才会踏实,人才会有恪守,有底线,不张牙舞爪,不搬弄是非。

闲书,还会将人从梦境里唤醒,让人体味到阳光下的明朗和月光下的柔软,不再浑浑噩噩,彷徨迷离。